



大全論語
 泰伯
 第八
 子罕
 第九
 第十
 死黨

仁12
 131
 6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

言之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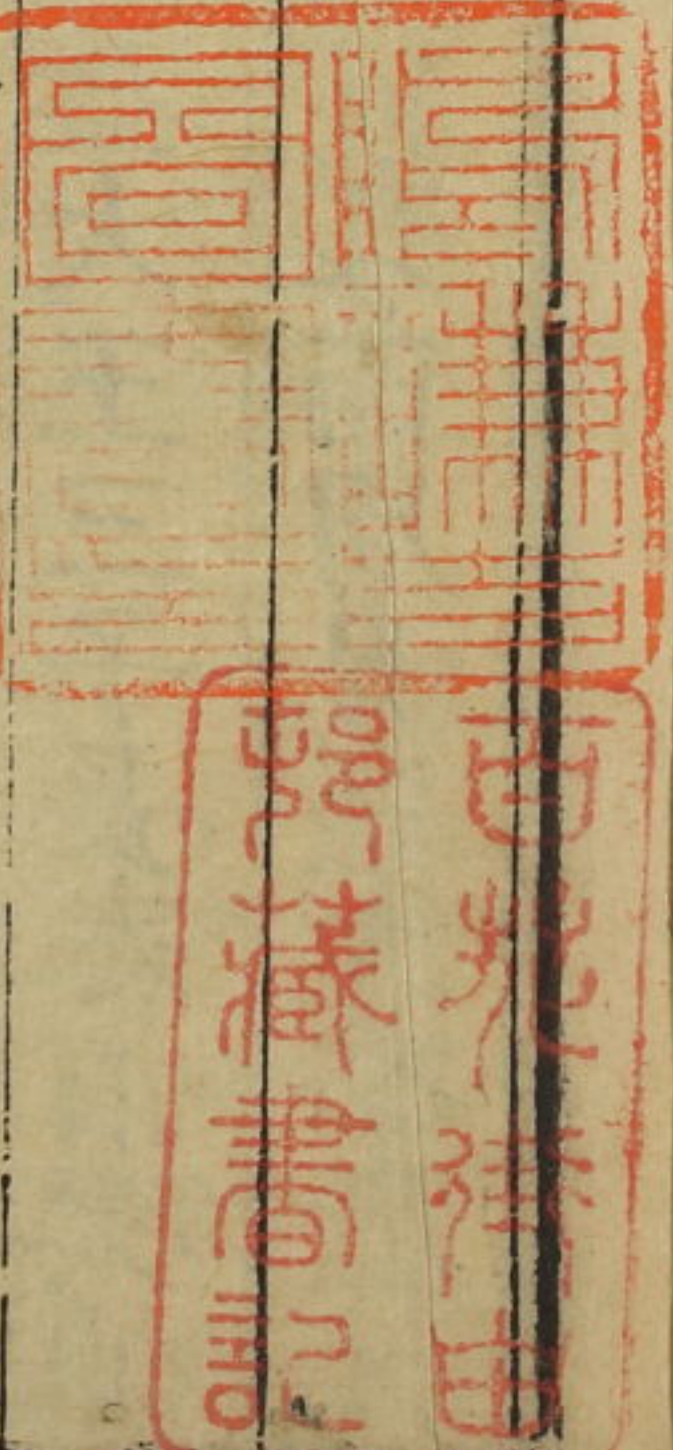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

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

論語大全

卷之八 泰伯

門 131 卷 6



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通考仁山金氏曰三讓
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為終遜則
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為通蓋王季及文王
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敞云所謂三以天
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
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
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
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
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
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
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
賢文王為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無得而
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
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

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詩問

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
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
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
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通考仁山金氏曰按詩大王實
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且
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
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
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况大王前
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
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勿
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
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
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
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大王

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

蠻

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

於是犬王乃立季歷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

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

當商周之際

謂二代交會之間

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

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

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

朱子曰夷

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犬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

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
得不分不明去某書謂犬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
疑此時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泰伯採藥荆

去也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不從事見

賢遍春秋傳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犬王之本號後乃尊為犬王名實父長曰泰伯次

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犬狂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亾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

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
 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為
 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
 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
 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
 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
 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者蓋
 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
 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
 犬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
 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
 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
 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
 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犬王
 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
 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

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和馬之心天地
 之常經也犬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
 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
 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
 伯而發則是對犬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
 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
 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
 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
 為德至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
 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
 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無極而不可加也曰犬王有
 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
 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
 矣曰犬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齊天下非
 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
 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

言言大全 卷之八 四
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混其迹也。○雙峯饒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日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漫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通考朱氏公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二章曰：

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朱夫子以下讓之言，又當攷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犬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証集註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無禮則無

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

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憊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憊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說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雙峯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
○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與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

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

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

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

近是朱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見孝

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

對日字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

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

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

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

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方復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淡矣

通考吳氏程曰免夫句註示門人句○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

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

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去聲下終其事也故曾

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漸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

身為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

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

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為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詔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守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

與易簣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戰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身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身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慶源輔氏曰人

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

識識音志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

朱子

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狼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

朱子曰正

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言上遠字說○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

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

音佩

謂背理也

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是來

得甚繁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
○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
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

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邊盛棗栗
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
言道雖無所不在

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
○新安陳氏曰此語甚濶
籩豆器物皆包在內

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平聲存省悉

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扶音籩

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反

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粹然

見於面者出辭氣知脩辭立其誠有德必有言是也
暴慢鄙俗非謂人也謂己所有爾故曰遠○朱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
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
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
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
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
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
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
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
○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
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
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
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
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
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

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為效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

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目前而目下則踈濶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

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倣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脩身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俗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蓋脩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况容貌顏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為存養程子曰動容貌舉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

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

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

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

養於中則見賢遍反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為為

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

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簣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通

考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較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馮氏曰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皙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不見皆友也

物我之有間

去聲○此謂

故能如此

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

下句仁之事○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慶源輔氏曰曰以理言也慶源輔氏曰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慶源輔氏曰釋上四句慶源輔氏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
 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
 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
 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
 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
 同舍已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
 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
 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
 雙峰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已故人雖有犯不忍
 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已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
 便非包含偏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
 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
 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
 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峰胡氏曰聖賢無
 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有

餘能容天下之人
 而不見人之不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

可奪可謂君子矣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

○問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
 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新安
 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
 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
 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
 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

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于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與疑辭也決辭設為也二者雖若繁言而節為之本

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

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

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低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託孤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

君子矣

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也○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

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

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
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
處正在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毅魚既反強忍也新安

陳氏曰強則執守之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其重非毅

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

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
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詭了則
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
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

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
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

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肩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

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

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峰胡氏曰惟弘能勝

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

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怠者無必為

之志此弘毅之反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寬廣有容足
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持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
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正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為
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為己任
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
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
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
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

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

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

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

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

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

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己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

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

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

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

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

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

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

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

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

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毅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

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

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

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

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程子曰弘

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

居之此是寬以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

到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

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

初以弘毅二者竝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

為邪其為言既易去聲詩辭明白而吟咏之間抑揚

反覆新安陳氏曰折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其感人又易入故

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去聲惡之心而不能

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陳氏曰恭主一

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斤之束出記禮運

○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

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

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
○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
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
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
實地卓然自立而外
物不足以搖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

平聲唱迭和去聲

以為歌舞八音之

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
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
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
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三屬金
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
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

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
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
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
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
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
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墳竹曰管葦曰
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祝敔金曰鍾鑪此八
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
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
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
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一等謂如黃鍾為
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
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鍾
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
寸太簇長八尺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槩下而商角羽
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

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邪穢消融其渣滓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汗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

道理勉強未純熟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者皆消融而無迹

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

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理

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

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與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與於詩此

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與於詩

與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

起發其意故曰與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

人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

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

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

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條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詭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與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濶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

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眾體益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雲峰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黃氏紹曰興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爲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

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

去聲

下先後淺深也

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

同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箎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

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學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通考勿軒熊氏曰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脩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

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

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

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

並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

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

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

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

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

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音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息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亾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

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通直朱氏公遷曰言為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况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為律身為度權有不必言者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

然也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

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未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

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

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知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

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自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

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

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况於凡民乎○雙峰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

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

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

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狙公

之愚羣狙以此後世之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

愚黔首不使之知也猿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

之曰與若芋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

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

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

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誓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

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

一也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

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為而致亂乎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即其私意而言之惡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按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中也力能去之則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中也此論語大學之言所以竝行而不相悖與

巴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音也朱子曰誇人所

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峰胡氏曰本文如○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

驕吝焉亦不足觀矣

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

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吝或有之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苦泰反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

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

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朱子

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為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真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

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或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可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

不易得也

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

先不然則不學矣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

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

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

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

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

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

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

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

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

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于之死方能善其

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其信亦不篤矣故

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

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

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通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音問故潔其身而

去之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

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

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

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朱子曰有

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峰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

音

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爲其進而

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己進不失義若咸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爲有士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爲恥也○晁氏曰有學有守

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爲君子之全

德也雙峰饒氏曰邦有道而貧則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辦

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峰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爲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

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人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淡爲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爲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奉奉焉。通旨朱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憲問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即其可恥之事而言。已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心之私也。故衣敝緼袍而不恥，乃所以爲賢，非所以爲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息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于天道。乃爲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爲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爲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雉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雉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

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自己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

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亂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

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

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

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

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

最後歎通首朱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語魯大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

正樂之功

之

○子曰往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慳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往是好高大便要

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

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控控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
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
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為今乃不然
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
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
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狷控控者氣稟之偏
蔽不直不慮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
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
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
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

德故馬之蹄齧倪結者必善走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

其不善者必馴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熟有是

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

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
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
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
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
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
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
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意要妄動控控者無
也鄙會用許多詭詐狂侗控控這是得之於氣如此
至於不直不慮不信都却習得如此
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荀勇然

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暮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竝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

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矚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音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洛也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些小

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礙處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唯天為大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峰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

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煥光明之

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

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未

二句 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

煥然而已雲峰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

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皋陶音遙伯益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

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

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

汙也則亂之訓治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系從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乙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乙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為煩亂乃通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公

夷施隻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於沼散上聲宜生

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大妣也離詩曰

亦布 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益邑姜也 武王后 文母 太公女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南軒張氏曰邑姜亦 婦人之有聖德者 或曰亂本

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通考 吳氏程曰唐 虞至為盛作一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通考 吳氏 程曰上係

武王句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 之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

凡對君 則皆然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

言言大全
會之際比於此
周最為盛
賢才也

西上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 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 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 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 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 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 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之於 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

號 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 西地舜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 遂以 為號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

盛於此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閒了朱 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

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 得如後來之盛 ○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九官多堯

舊臣可見唐虞交際問人才之盛新安陳氏曰降自夏商皆不能及集註補此八

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有此數人

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

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

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真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

卿為主可謂眾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

者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勿軒

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犬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

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范氏曰文

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

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

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

而不為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

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察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

指得非專為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小盡善非微指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盛者即共一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

神衣服常服蔽蔽膝也以韋為之

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蔽朝服

謂之韠○厚齋馮氏曰蔽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者侯王朱大夫赤

冕冠也胡

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

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

界備旱潦

音老者也

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

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

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

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

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

飾者宗廟朝

音朝

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

音預也夫

扶何間然之有

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

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峰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

不以位為樂有天

下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

則未嘗言○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

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

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襍揉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峰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汗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正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汎舉其槩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

黨人乃項橐○雙峰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

平聲

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

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

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

御矣雙峰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朱子曰達巷黨人本

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

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八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主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

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一尺二寸

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短又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被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通考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

也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酌觶興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峰饒

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

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

故孔子云然人以

為詔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聲世事之無害

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

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衆為公義而舉從之

非也以衆為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

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

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

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

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

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為異也

○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

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峰饒氏曰此聖人處

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

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而推其

餘也通考吳氏程曰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程子曰意

是發動處

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

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

於已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私心之發也

為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一事合之則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謂

將成而勢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不容已

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為之後故曰事後

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

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

曰意自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小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

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裁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已即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有些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未盡所以未達一間

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

與天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

由與天地相似○問橫渠說略有疑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峰胡氏曰心今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大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

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

默識如字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

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懼死故本孟子子有戒心訓之

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

人圍之

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

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為文而後乃可見爾

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

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

子孔子便始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已任也已

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

之所在也。○雙峰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違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刪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

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蓋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八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于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口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

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
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聖無不通多

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

朱子曰鄙事如
釣弋獵較之類

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

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朱子嘗問學者曰太宰云夫子
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
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
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乎多能也三者
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
一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
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于德固不在多能
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
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
不多能也○又曰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
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
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
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
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狗彘而忘本尚
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衛人試用也言由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管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

相近故并記之

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

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太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出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

皆謙辭耳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為句子牢合作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

耳叩發動也

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

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

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

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

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

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

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

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

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

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

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

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
○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人而竭
盡其理如此非上智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
周知之者不能也

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
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

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
朱子曰聖人極其高大人

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為淺近不足為不是要人尊已益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方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

不得不如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

可與音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

端如荅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于問二反矣

雙峰饒氏曰如荅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于兩端為竭焉 若

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慶源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偏實則外于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 ○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

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峯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

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休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路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

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

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

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

禮王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

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于齊衰與瞽者朱
子曰行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
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
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
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
容見于外皆自然而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峰饒
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
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
便見于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打發

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
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
此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喟苦位反鑽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
惚不可為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
初未有的見時如此此顏淵溪知夫子

之道無窮盡彌高
堅無方體在前而嘆之也程子曰仰
之彌高見

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見其堅而未能達也此
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朱子曰高堅是

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模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

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

序先後

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

高妙

雙峯饒氏曰高說彌高

說在前在後

而教人有序也

上蔡謝氏曰

顏

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

而無所虧博文近于致知約禮近于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于禮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通考勿齋程氏曰學文無窮必究其理是曰約禮○侯氏曰博我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

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我以禮與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不般但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于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程子曰此顏是所知非于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朱子曰博

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身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該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軀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

用其力也欲從未由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

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于此以醇醑萬變處

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以向來無捉模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

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

于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雙峰饒氏曰窈窕冥冥至道之情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

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

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

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

其所以著力不得也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大力行

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

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

以未達一間如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字也門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

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申，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于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于不思，自生而至熟。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于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于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之所預知也。

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

非如孔子因曾點而喟歎。

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

新安陳氏

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

而歸功於聖人也。高

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

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

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

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

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

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

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于

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不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顏子用工專精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

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

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眾義于見聞之間宅至理于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歎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則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已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

處○雙峰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未由也
 也已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
 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
 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
 亦未的于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
 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于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
 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
 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
 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
 矣通考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
 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
 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
 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
 罷不能至于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
 未由也已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
 得處也○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

蓋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畧見道體便
 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
 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
 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
 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終難到無
 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
 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
 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
 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
 有則顏子敬領于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
 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
 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
 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
 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曰如
 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
 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

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已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于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

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也若夢奠則子路死于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

楚解反下同

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

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

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

朱子曰久矣哉不持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

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予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乎字故大葬謂君臣禮葬死于

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

曾子將死起而易簣音責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

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

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

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

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

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華坂反華畫也晄明貌大夫之簣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虛憊之聲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予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

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

求之耳

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

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

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

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

雲峰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益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

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

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先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

也○可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

夷風夷陽夷○九種見書旅獒○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問此及浮海章是戲言否

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

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

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

論語大注 卷之九 子罕

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

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

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正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旬第七篇默而識之章亦言何有於我然此則其事愈卑

而意愈切矣

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

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上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全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總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即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自時被人勸而懈多

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

此五句所包甚闊通考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然其可

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

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道矣
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察而無毫

髮之間志斤徒玩反齒聲也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不

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

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

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庶

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

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也○程子曰此道體

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朱子

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二句最妙

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

今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

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日往月來

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

既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

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

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

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

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

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這

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

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

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黃氏

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

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

不息者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

道無形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見出來

所謂與道為形體也 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集註 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朱子曰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

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

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

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

新安陳氏曰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

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人多於獨處間斷纔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

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

慶源

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

德者也即是以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理王道只是一理

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

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謹獨者賢希
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慎獨 愚按自此至

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新安倪氏曰楚辭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

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簣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

好德矣然民鮮

上聲能之

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自然人之常情於

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于好德則多虛偽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

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為次乘

去聲○第二乘次其後

招搖市過

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朱子曰招搖如翱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弗自蔽公

與同車翱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

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舉土器則此合平聲

書曰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

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
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
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

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柏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諾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

居隘反

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

行造

七到反

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

榮滋長

上聲

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朱子曰諾之而不惰

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所得夫子說話自然止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在若必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力是也○雙峰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化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

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
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

形旬反

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

其方進而未已也

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裏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

結裏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情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情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

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

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致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
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而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音烟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學之年多曰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

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

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

此意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二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

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

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陰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尹氏曰

少去聲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張氏曰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

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五十者將轉盼

而至可不懼哉○雙峰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

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

法語

陸氏音魚據反下同

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

尋其緒也

新安陳氏曰如系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釋之也

法言人所敬

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

五故反

故必說

音悅下同

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

也

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嚴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

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

○楊氏曰法言若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

去聲下同貨好

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

新安

陳氏曰謂全不從不說者此等不足責

其或喻焉則尚庶幾

平聲其能改

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終是不改釋也已

新安

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釋之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深可責

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朱子曰異謂異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

曰吾未如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異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

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而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而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

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異言秉彜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

正義云士大夫以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眾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已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偷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宐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宐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知可奪則豈足以為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雙峰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

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想里反著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

賤者勿軒熊氏曰緼泉著出記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緼今之纊及

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芹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震峰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褚以綿裝衣之謂狐貉以

狐貉之皮為裘衣之美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

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

美衣服者竝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反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朱子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耻

也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伎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氏曰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已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

扶又反下同

求進於道矣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詔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一抑之也故夫

子復言此以警之

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伎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

之反○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

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空不止此而終身誦之

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

事之善若遠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反言此以警之○
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伎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麤疎未入聖賢闢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彫字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

去聲

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

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為善或畏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遭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

是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眾木之凋也○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眾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眾木而凋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眾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眾人而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謝氏曰士窮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

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

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峰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

程子曰仁者不憂樂

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

已分曉而反懾快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麤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此學之序也
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

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聞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

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也所以稱如物而知

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程子曰：權與權衡之

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惜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權，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近

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權原器物。○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論理也。

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

之宜，然後可與權。

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藝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

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雲峰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

洪氏曰：易九

卦終於巽以行權

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

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

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

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

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

見易繫辭下傳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

立而欲行鮮不仆

上音赴矣

雲峰胡氏曰洪氏之說上

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

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

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

識權字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報祭仲何賢

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

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

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

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

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權也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

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

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

平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

經亦當有辨

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

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

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
 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
 嘗記龜山云道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
 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
 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
 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
 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
 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
 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
 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
 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
 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
 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
 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
 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
 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

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
 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
 乎此而眾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
 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
 ○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
 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
 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
 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
 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
 之所安寧隕其身以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
 亦為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
 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
 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
 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
 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
 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

經可也然雖是反邪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而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是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常用涼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當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

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為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變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推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權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柝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

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叔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為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峰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則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

通旨

朱氏公遷曰此章

況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玄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當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

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

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核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朱子曰非獨晉史為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矣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與花通之搖動也而助語

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

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反為偏

則遠字亦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翩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以為易則忽心生而驕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為難則畏心生而阻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淡遠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

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

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

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

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

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

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

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

焉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朱子曰

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

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以是記之詳○

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

居申申天天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

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

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

之道如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

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

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竝進體用不離而

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

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

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

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

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

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

○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

謂君子即孔子何不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

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間稱君子聖人

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雲峰胡氏曰

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

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舊

似其皆隨時變易而非道之所在者歟

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通考吳氏程曰入太

廟係重出不在數內

○勿軒熊氏曰首五節記夫子至朝廷言貌次

四節記夫子衣食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

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

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

去聲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

辭氣如此

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或問恂恂曰以書詩訓

詰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言白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即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遠出親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

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

據入太廟每事問而言在宗廟如此

而極言

之在朝廷但謹而不放爾

吳國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宗廟朝廷皆謂魯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胡氏

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聖聖雖離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侃

且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

位而相與言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

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竝

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許氏說文

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侃剛直也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禮義而無所回屈誾

誾和悅而諍也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舍

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已理義之正○和悅終

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

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誾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北溪

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

君在踧踏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

貌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

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

慶源輔氏曰踧踏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踏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

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張子曰與與不

志向君也亦通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誾誾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

雙峰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

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褻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

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

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

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音辟

壁與壁同

盤辟乃盤旋曲折之意

皆敬君命故也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于中則容

變于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通考吳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

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實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闌西北面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闌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

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迤邐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周禮春官太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五命賜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

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賜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五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也

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又曰禱如言其衣之前後襜如其齊整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

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

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

天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

去聲

君擯相

去聲

之容

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

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南軒張氏曰入

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恥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楹

除庚反

闕

倪結反

之間君出入處

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

見記

曲禮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朱子曰楹

如今衰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楹闕之間為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闕兩旁有楹中門謂楹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峰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楹楹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

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為右入以闌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闌之中但挨闌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大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此常禮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

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

謂門屏

音丙

之間人君宁

仲呂

反立之處所謂宁也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

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不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雙峰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君雖不在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

攝摠驅疾反也齊衣下縫也縫房周反通考吳氏程曰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緝也

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恐躡尼軌反之而傾跌

音送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

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

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摠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

欲復古乃不脩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踏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摠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註云似不息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

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

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稍

又加整頓衆人未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爲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此一

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

下階五復位○雲峰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字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蹠蹠如有循勝平聲蹠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考工

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主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爲瑞節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出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

卑不過授也

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

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

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

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

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

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

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

矣戰色戰而色懼也吳氏曰臨事而懼

也此加戰字則蹢蹢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

莊而且懼矣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禮玉藻執龜玉舉

前曳踵蹢蹢如也

蹢足後跟也略舉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朱子

曰蹢蹢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方顛計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新安陳氏曰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此之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

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

有容色和也儀禮

曰發氣滿容

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

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

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

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問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

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饗禮有容

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

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

將其意比聘時漸紆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

形旬反

也愉愉則又和矣

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

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
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
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
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
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
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峰胡氏曰非禮無
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
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

國之禮也

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

容節之不

同也如此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

齊其間絕無朝

音潮

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

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

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雙峰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緝緹飾

緝古暗反緹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緝深青揚赤色

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

側皆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

通考吳氏程曰絳古

巷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為之者或作也字非緣俞絹戈絹二反

飾領緣俞絹反也

問緇以飾練服緇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鴉青也○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暮而練其服以緇為飾○雙峰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練緣古注誤以緇為緇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緇取絹切緇是淺絳色緇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緇當緇殊不相似至於緝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為飾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朱子曰紅紫非

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駟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駟為中央之間色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

可知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

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南軒張氏曰緝齊服緇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為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祭之服禮服

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
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
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
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通考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
色也赤白爲紅赤黑
爲紫雜以二則間矣

當暑^ラ衿^ス締^ス綌^ス必表而出之^ス

衿單也葛之精者曰締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陟畧裏衣表締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旬體也

詩所謂蒙彼縹測救締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

加締綌於裏衣之上所謂表而
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

先的裘欲其相稱去聲○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

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
之上必用布衣爲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
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
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
○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
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
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
是也麕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
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
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

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

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側皆反

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

陟畧反

明衣

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

敷救反

足程子曰此錯

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

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

矣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當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

衣而巳

巳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澁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厚齊馮氏曰幽詩云二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如身 身音 礪之屬亦皆佩也南軒張氏

曰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喪則無所不佩也○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悅以象骨為之礪礪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悅拭物之巾也礪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遭刀鞞也木燧鑽火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音祭之服音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 有襞音積而旁

無殺所戒反 縫旁用反 其餘若淡衣要半下齊齊音 倍要

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問襞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

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淡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雙峰饒氏曰要半下取淡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

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為裳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裳積而芻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通考吳氏程曰要作褷同音腰裳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斃其腰下而疊之也殺謂下廣上銳縫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相證謂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也○仁山金氏曰裳者禡也積者疊也腰中有幅多而闊須著禡疊竹筒以求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裳積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

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

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也○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蘇氏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

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朱子曰前註君子謂

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

蓋雖致其仕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雲

峰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

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

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

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

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

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通考吳氏程曰必有明衣讀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

布為之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

亦有飲不遷坐易常處也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

至醉之說○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

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息慮而已哉

○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

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

言衣食下章言飲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

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衣變常變食以盡敬遷坐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雲峰胡氏曰鑿通作斲即各反糲米一斛春米九斗牛羊與魚

之腥聶而切之為膾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

膾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嚮切之而復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

註聶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

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

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

食饒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食饒之食音嗣饒於糞反餲鳥邁反飪而甚反

饒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

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

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

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

穀不成果食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粥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

實

鬱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體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

七到反

次不離

去聲

於正也漢陸

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

音短

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

與此暗合也

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為尹興

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

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停主人之舍也續

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典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食肉用醬

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

去聲

其不備也

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

濡烹煮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茶包豚殺其惡氣故開腹實蓼其中更縫合也濡鷄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卵鄭氏讀為鯤鯢魚子也以魚子為醬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峰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腸濡雞濡鼈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

不食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朱子曰：一

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

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酒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以為人合權，故不為量，但以醉為

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

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慶源輔氏曰：酒以為人合權而

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

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

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

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胙可少緩耳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南軒張氏曰公

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日則寧不食焉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

居故即其事而言之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

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

於日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

氏曰范說主禮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古

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

新安陳氏曰古席地

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

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

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誠也

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此一節記

孔子飲食之節

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

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謝氏曰聖人飲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

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

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上聲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謂

跪也雲峰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儻乃多反

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

裳執戈揚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魁頭是也帥與率同百繇隸同而時難儼同以索室毆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

阼階東階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

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

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惟○問鄉人儼古人此理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日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郊特

牲云鄉人禘音陽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禘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儼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禘儼通稱也儼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

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

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楊氏

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

告之直也

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宣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

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龜山楊氏曰君子之

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

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

則直言之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許六 理當如此

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

及於馬耳○邢氏曰孔子家廢也以退朝知之英

氏曰廢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記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

重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畜許六反

食恐或餒音俊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餒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

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

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

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雙峰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

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也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膳時戰舉每日一番盛饌也夫授祭

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

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

客禮也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

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

新安陳氏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

病卧不能著

陟

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

大帶於上也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白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

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朱子曰當時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遷於南牖下○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與不忘恭也○雙峰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常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

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出聲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

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在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

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葬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兩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禮也○此

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雲峰胡氏曰此篇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

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

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

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

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

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形旬反前篇南軒

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卜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

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

詩之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

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

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

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

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

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哉○此一

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

上聲

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

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於此也

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

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問

中不內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蓋雋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濶丈八五

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眾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

○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欵者欵聲

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效以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者
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顧不
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此一節記孔

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
子謹之非勉而能益動容周旋自中乎
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程子曰色
斯舉矣不
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舉
矣烟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

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
為何人之言下
不知為何事而發
故以為有關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
又居勇反
嗅許又反

邢氏邢氏名昺
濟陰人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

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

嗅當作臭古闕反闕苦
璧反張兩翅也見形甸
反爾雅愚按

如後兩說則共

居勇反

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

文不可強

上聲

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爾雅釋獸須屬獸曰

鬯許斬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鬯人曰橋紀小反人之罷倦頻伸天橋舒展屈折名矯魚曰須魚之鼓動兩腮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各須鳥曰昊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各昊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緲而高逝兮天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也○賦鳳翔于千仞兮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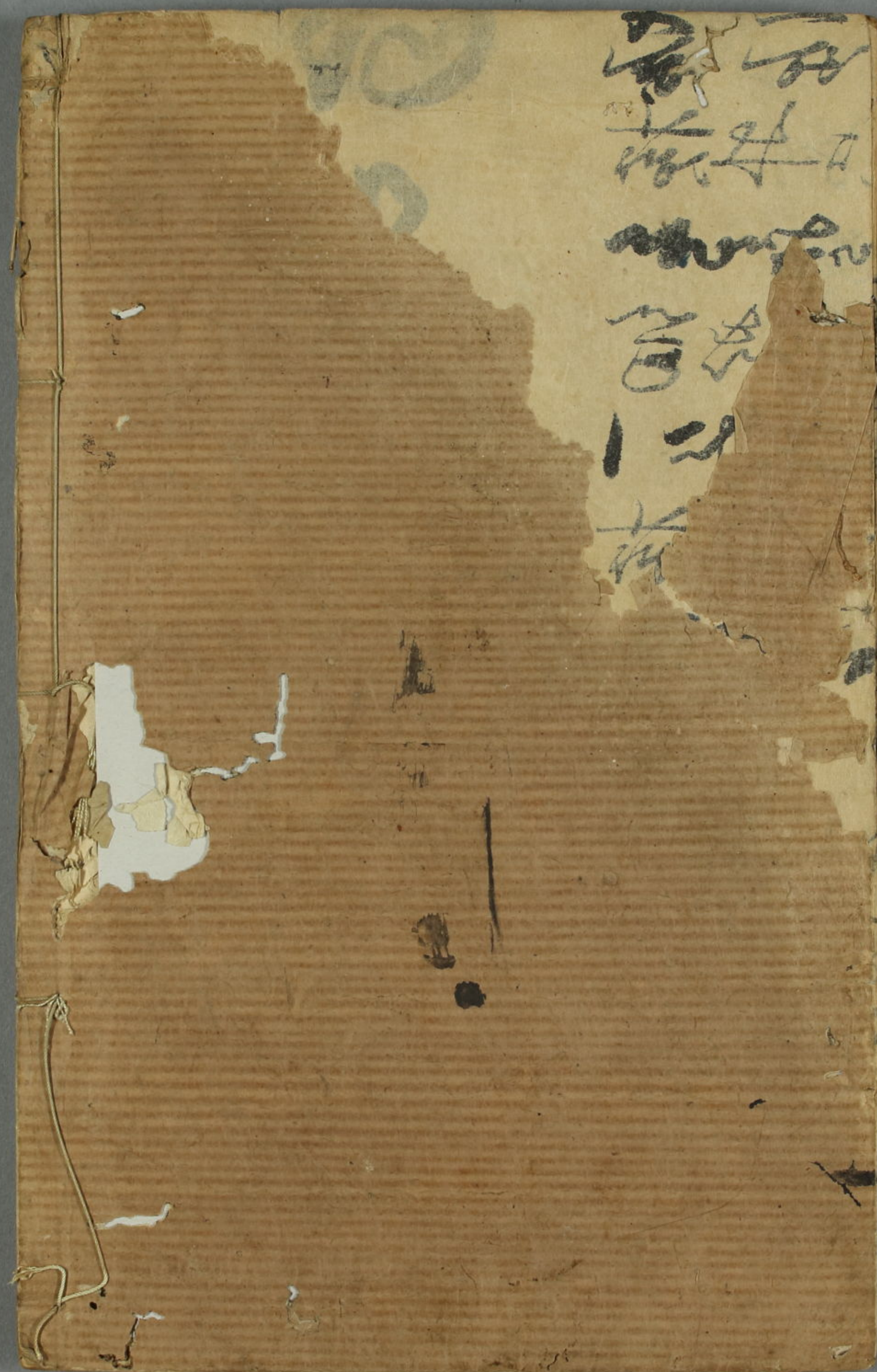
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亮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略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脩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

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
 黨哉通考董氏曰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
 皆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嗅食
 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
 夫子平日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
 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
 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
 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
 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臨川吳
 氏曰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
 歎字亦篆
 文之誤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終

百
 苑
 街
 由
 藏
 書
 記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paper label, likely in Chinese or Japanese character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